矿工与鹤嘴镐

■ 李继峰

汗水在木柄
刻下量杯的刻度
每一寸凿深
满溢的功勋

鹤嘴镐静立
与矿工凝视
手掌上合体的骨节
在巷道纵横的脉络里
铁与肉渐渐
失去界限

向下
亲吻岩层的角度
向上
星火返回天空的
向左的裂纹
与往事塌方相遇
汗渍结晶

而火巡回锻打——
锈花在煤壁爆裂绽开
岩核在凿尖
迸发出火的彩带

矿工与铁器
互相熔炼:
他的脊椎沉积成岩
木柄上
还有血肉的体温
在汗水的沸腾深处
彼此成为对方
最沉重的火炬

月光漫过井架
鹤嘴镐怀抱着黑暗
如大地的锁骨
亿万年的沉淀
向晚的回眸
多少泪花掩映
闪烁的灯盏

迎新年

■ 王秉

一到快过年时
我心里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
总是在莫名地激动着,期盼着
就像我老家东边的那条潦河
一直在流淌
并且年年如此,年年期盼
这一点,小时候的老家可以作证

到了现在
当我看到赶集老乡买年货回来的路上
从他们的脸上、眼神里
我就读出了年的味道
还有村口的竹竿林
还有村口远望的狗
都早已被年味浸泡和打湿

在城市街道有了大红灯笼高高挂
还有大统百货、金玛特量贩过新年播放的音乐
年味就写在购年货人的脸上和打招呼上
还有晚上的礼花,一朵接着一朵地盛开
擦亮了夜空中月亮的眼

舌尖上的温暖

■ 倪小红

时光匆匆而过,转眼又是一个冬至。在我的家乡,饺子是冬至的主角。

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,总停留在冬至那天的厨房。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会提着篮子去赶集,买回来一小块肥瘦相间的肉,再从地窖中拿出过冬储存的白菜、萝卜和大葱。他把食材清洗干净,把萝卜擦成丝,白菜切成丝,用盐腌制,再把肉切成小块,然后拿起菜刀“咚咚咚”地剁起来。刀刃撞击案板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里格外清脆,敲在我的心上,让期待变得愈发迫切。

肉馅剁得细腻了,盛进粗瓷盆里,红肉裹着白肉,油亮亮的,看着就让人欢喜。接着父亲会挤出腌制萝卜丝和白菜丝的水分,剁碎,再把切碎的葱花、姜末撒进去,倒上酱油、撒上盐,拿起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。筷子搅动的声音里,香味一点点漫出来,钻进鼻孔,绕着鼻尖打转,连三间小土屋的角落里,都浸满了这诱人的味道。

母亲这时会系上洗得发白的围裙,洗净双手开始和面。面粉在她手里渐渐变成光滑的面团,醒一会儿后,她把面团放在案板上揉匀,揪成一个个小剂子,再用擀面杖擀成圆薄的皮。擀面杖在她手里转着圈,一张张面皮就像盛开的白莲花,整齐地排在案板上。

接下来就是包饺子了,我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,托着腮帮子看母亲包饺子的模样,她的手像是有魔法,拿起一张面皮放在掌心,用小勺舀起馅料放在中间,然后指尖轻轻一捏,将面皮的边缘合拢,再顺着边捏出三道褶,每一道都捏得紧实又好看,一个圆鼓鼓、胖乎乎的饺子就成了,像一个个金元宝,稳稳地躺在案板上,载着一家人的和睦与安宁。

我也忍不住学着母亲的样子,拿起面皮放馅料,可要么馅料放多了,捏不住;放少了,饺子瘪瘪的,包出来的饺子不是露着馅,就是歪歪扭扭,大小也参差不齐。母亲笑着把我包的饺子单独摆在一起,用手指轻轻抚平我捏皱的面皮,温柔地说:“慢慢来,多练几次就好了,我家孩子手巧,肯定能包好。”在母亲的鼓励下,我越包越认真,手里的饺子也渐渐有了模样,虽然还是比不上母亲包得好看,可每次看到自己包的饺子立在案板上,心里就满是成就感。

当饺子像一只只肥实的白鹅铺满案板时,就该下锅了。母亲把饺子倒进翻腾的开水里,用勺子沿着锅边旋转,一个个饺子鼓着圆滚滚的肚子在锅里上下沉浮。火候到了,香味渐渐四溢。满满一屋子热气,瞬间铺满玻璃,与漫天飞雪隔窗相拥。热腾腾的饺子闪着温润的光,隔着薄薄的面皮还隐约能看到内馅透出的色泽。我端着空碗站在灶台边,时不时踮起脚尖朝锅里望,眼睛盯着那些翻滚的饺子,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,只盼着能早点吃上。

终于,母亲把煮好的饺子捞出来,盛进盘子里,淋上一勺辣椒油,趁热开吃。我们顾不上烫嘴,用嘴吹着热气,夹起水饺,一咬,那鲜香、绵软之感,既爽口,又润喉,更暖胃、悦心,好吃极了。那滋味,是家的独特印记,是亲情深沉而又细腻的表达。在这寒意料峭的冬至,共享这满盘的饺子,心间充盈着无尽的幸福与满足,仿佛世间的一切烦恼都被这小小的饺子所吸纳、融化。

母亲坐在旁边,看着我们吃得狼吞虎咽,眼里满是慈爱,眼角的皱纹都笑成了花。她会拿起干净的筷子,给我夹一个最大的饺子,然后语重心长地说:“好好读书,将来考上大学,就能天天吃上猪肉水饺了。”“饺子要放进滚烫的水里煮,才能熟透;人也得经过些苦日子的磨砺,才能长大。饺子要煮,人生啊,也得熬。”那时候我似懂非懂,只知道点头,如今再想起,才明白母亲简单的话语里,藏着对我的期许,也藏着她对生活的通透。

冬去春来,物换星移,近三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,当年为我们包饺子的母亲已永远离我而去。儿时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吃到猪肉葱花馅的饺子,一咬一个肉疙瘩,一咬直冒油,那时就知足了,也就幸福了。如今梦想早已变成现实,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也会买些菜,回家和妻子一起包饺子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和面、调馅、擀皮,每一步都做得很认真,甚至比母亲当年更讲究,选最好的面粉,买最鲜的肉,可煮出来的饺子,却总也吃不出小时候那深深印在我心里的味道。

直到我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,看着孩子们围着灶台包饺子,看着妻子耐心地教孩子们包饺子,5 岁的小女儿像当年的我一样,把饺子包得歪歪扭扭,妻子却温柔地鼓励她时,我才明白:这小小的像猫耳一样的饺子,不是简单的食材和调料能做出来的。那味道里,有父亲凌晨赶集时的奔波,有母亲揉面时掌心的温度,有他们看着我吃饭时的慈爱,那是用光阴熬出来的,用父母的爱和温情裹进去的。

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行至中年,历经人事沧桑,我才读懂了冬至背后的含义,幸福的真谛不在于你做的饭菜是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,而在于谁来做,为谁而做。

冬至又至

■ 李超

冬至,又至。

二十余年前,大学校园的北风裹挟着数九的寒意,吹过成都这片本不该太冷的土地。那时,运动系的刘同学,每逢此日,必来叩我宿舍之门,笑言:“走,吃饺子去。”他来自开封,骨子里带着北方人对节气的固执,仿佛一碗热腾腾的饺子,便能将故乡的雪与火炕一并带到南方来。而我,云南人,本该在这一日与家人围坐,煮一锅糯米汤圆,看那白胖的圆子在沸水中翻滚,象征团圆与甜蜜。可我随他去了,任由饺子皮在舌尖破裂,羊肉与韭菜的香气漫过年轻的喉咙,像一场短暂的叛离,也像一种无声的默契。

如今,岁月已将我们各自推向不同的远方。我们早已如冬风中的落叶,无声飘散,我独自坐在一家狭小的饺子馆里,面前是一盘热饺子冒着白气,窗外是成都的冬日,薄雾微凉,不见雪花,却一样能让人感到刺骨的孤寂。筷子夹起一只饺子,薄皮之下,馅料依旧熟悉,却再无人与我对坐,无人笑着问:“够不够辣?”

文化本是流动的河流,北方的饺子与南方的汤圆,在那几年里曾短暂交汇,汇成一股温暖的支流。而今支流干涸,只剩我一人,守着这盘饺子,守着记忆里那声“走,吃饺子去”。冬至,原本是团圆的节点,却成了怀人的借口。饺子下肚,热气散去,胸中仍是一片空旷的寒。

时光无情,节气有情。明年冬至,不知我又会在哪一座城市,面对怎样的一盘饺子,或一碗汤圆,独自咀嚼往昔。

一场穿越千年的相遇

■ 张志刚

乙巳初冬,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基层劳模一行,踏上了一场为期五日的“知音湖北”疗休养之旅。于参与疗养的劳模而言,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程,而是一次与山河、历史、诗魂和先烈的知音之会。

旅程的序幕,在汉口江滩的“知音号”上缓缓拉开。劳模们登上的不仅是一艘船,更是一台时光机器。汽笛鸣响,瞬间将大家带回过去:在这里,劳模们不再是旁观者,而是戏中人。这奇妙的“入戏”,为大家此次“知音湖北”之旅,定下了最贴切的基调。

真正的穿越,在黄鹤楼达到高潮。登临“天下江山第一楼”,极目远眺,楚天辽阔,长江浩荡。然而,眼前之景竟渐渐虚化,耳畔仿佛响起了千古的吟唱。大家与李白、崔颢、白居易、苏轼不期而遇。他们的诗魂就镌刻在这飞檐斗拱之间,流淌在每一位登临者的血脉里。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轮回相聚,我们与他们,在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的怅惘里,在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的慨叹中,成了隔世的知音。

这份对“知音”的寻觅,在古琴台变得具体而深切。耳畔是那曲传世的《高山流水》,眼前是钟子期与俞伯牙摔琴阅知音的典故发生地。从武汉东湖的波光到炎帝神农故里随州厉山银杏谷的金黄,劳模们品尝的已不仅是景致,而是那份“士为知己”的深邃情谊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劳模们从文人雅士的酬唱中,一步踏入了风云激荡的近代。

鄂军都督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,是无声的史诗。那一刻劳模们顿悟:今天的劳模,正是前行路上当代的工农脊梁,我们以自己的方式,接续着先辈们建设祖国的壮丽事业。

行至洪湖,劳模们在悦兮半岛的温泉中洗去疲惫,奋进精神却在旁边的三国赤壁古战场再次升腾。站立遗址,江风猎猎,刹那间金戈铁马入梦来。劳模们仿佛看见了借东风的奇谋,望见了火烧战船的烈焰。

赤壁一战,不仅是武力的角逐,更是智谋、外交与文化的交响。那惊鸿一瞥,让一个有情有义、有勇有谋的庞大时代,鲜活如初。

而洪湖,更有着一片赤诚的红色记忆。在瞿家湾湘鄂西苏区的旧址里,劳模们走过贺龙元帅等革命前辈曾办公与休憩的简朴居所,触摸那段水上游击的烽火岁月。幸福生活来之不易——这不再是一句口号,而是此刻心中最沉重、最滚烫的感激。

一趟旅程下来,心中既有感慨,而最多的是感激,若无先辈抛头颅、洒热血,何来今日我等闲庭信步?更深的是自豪,自豪于我们在这山水与历史中相识、相知,与无数大咖的灵魂相遇。

“知音湖北”,名副其实;此趟“知遇之旅”,三生有幸。行程终有尽,而情谊无止境。

书香是烟火里的浪漫

■ 杨丽丽

曾在书中看过这样一句话:“读书,是精神上的游牧,不必远走他乡,自有天地;而生活,是烟火中的修行,柴米油盐,皆是道场。”于我而言,最美好的浪漫正是这两者的相融——案头有书,灶上有食,让墨香混着米香,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酿成岁月的回甘。

记得小时候,外婆总在灯下纳鞋底,我趴在旁边读童话书,煤油灯的光昏黄温暖,鞋底的棉线与书页的翻动声交织在一起。外婆不识字,却总说“多读书好,能知道好多事儿”。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,读了很多书,才明白外婆的话里藏着最朴素的智慧:书香能让平凡的日子发光,能让烟火人间有了诗意的底色。就像汪曾祺先生,写得出“人间草木”的清雅,也道得出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的通透,他的文字里,既有墨香的雅致,又有饭菜的香气,读来让人觉得生活本该这般有滋有味。

我总爱在旅行途中逛当地的旧书店,那些藏在老街巷里的小铺子,推门就是纸页泛黄的气息,混着老板煮茶的清香,瞬间就把人拉回最踏实的生活里。有一次在江南古镇,遇到一家开了三十年的书店,老板娘一边择菜一边看店,竹篮里的青菜带着露水,案头的《诗经》摊在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那一页。她说每天收摊后,就着灶上的余温读几页书,日子虽平淡,却比诗还惬意。

就像苏轼在黄州的日子,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豁达背后,是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的烟火日常。他在东坡居士的田地里种稻植麦,酿蜜煮酒,却也没忘了在饭后读一卷书,写下“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原来真正的浪漫,是既能扛住生活的风雨,又能在烟火缭绕中为自己留一方精神天地。我在旅途中见过太多这样的人:大理洱海边开民宿的大叔,白天劈柴喂马,晚上就着壁炉的火光读《瓦尔登湖》;西安老街卖泡馍的阿姨,案板下总压着一本《唐诗宋词》,闲时就念几句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。他们的生活里,有面香肉香,更有墨香书香,这才是最鲜活的人间浪漫。

我喜欢在旅途中带一本薄书,在火车上、在山顶的帐篷中,随手翻开就是另一个世界。在敦煌的沙漠里,就着落日读王维的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眼前的黄沙与书中的诗句重叠,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;在江南的雨巷里,撑着伞读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雨丝打湿书页的痕迹,都成了最别致的注解。而这些浪漫的瞬间,从来都离不开烟火的铺垫——沙漠里牧民送来的热奶茶,雨巷里小店飘出的桂花糕香,让书香有了更真切的温度。

有人说烟火气太俗,配不上书香的雅致。可我总觉得,没有烟火气的书香是清冷的,是不接地气的。就像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说的“凡事不宜苟且,而于饮食尤甚”,读书亦是如此。唯有把书香融进烟火日常,让文字与柴米油盐相伴,才能真正体会到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真谛。那些读过的书,会化作眉宇间的温润,化作对待生活的从容,让我们在烟火日子里也能寻得浪漫与清欢。

愿我们都能在奔波的日子里守一方小小的书桌,留一缕淡淡的墨香,让书香与烟火相伴,把平凡的生活过成一首热气腾腾的诗。

故乡情

■ 李善云

我的故乡位于西北黄土高原褶皱里的一座小山村,它不是地图上显眼的坐标,只是被风沙与岁月轻轻搁置的一处所在,被千沟万壑拥着,被西北风吻着。这里没有江南的烟雨朦胧,只有高天厚土的苍茫辽阔,风里裹着沙砾的粗粝,也藏着庄稼与草木的清香。

故乡的坐标是村口的老槐树,据传已经几百年了,树干粗壮得要几人合抱,枝丫斜斜地伸向天空,遮出一片浓荫。在槐花盛开期,孩子们踩着板凳摘一串槐花,塞进嘴里,清甜的滋味混着泥土的气息,芳香四溢。

故乡的黄土山坡是我的乐园。黄土坡上种着玉米、谷子,一层层梯田像阶梯一样铺向远方。春天,嫩绿的麦苗给黄土坡披上一层新绿;夏天,庄稼长得郁郁葱葱;秋天,金黄的玉米穗沉甸甸地挂在秸秆上,谷子笑弯了腰;冬天,山坡上沙棘树上的果子红彤彤,酸甜可口,是大自然的馈赠。

故乡是黄土坡上的烟火长歌,是我灵魂深处的根,它没有繁华的都市景象,却有着最纯粹的温暖与感动;它没有秀丽的山水风光,却有着最厚重的土地情怀。无论我走多远,故乡的黄土地、西北风、土炕,都会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,成为我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。

故乡,是我生命里最温润的底色,藏在每一次呼吸的肌理里,即便走了千万里路,一回头,仍能看见它在时光深处,闪着柔和的光。

故乡,是我心中最柔软的牵挂,是我灵魂的栖息地。它像一盏明灯,在我迷茫时为我指引方向;它像一杯陈酒,越品越浓,越藏越香。无论我身在何方,故乡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,是我永远想回去的地方,因为那里,有我最纯真的童年,有我最亲爱的家人,有我生命最初的温暖与力量。若是你从未去过,你便想象不出那里的黄,那不是衰败的颜色,而是浑厚、温润,有着土地最原始体温的黄。黄色的山峦,起起伏伏,如凝固的波涛,一直涌到天边,黄色的土坯房,依着山势,层层叠叠地生长在那里,屋顶上晒着金黄的玉米,墙根下靠着黢黑的农具,就连那空气,在午后的阳光下,也仿佛浮动着亿万颗金色的微尘。

在我高中毕业那年夏天,我收到了来自一千公里外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那一刻的喜悦,很快被一种更为具体和复杂的情绪所取代,那是对即将到来的、真正意义上的“离开”的感知。如果说上大学的离开是一次有寒暑假作为缓冲的“间歇性远离”,那么工作的离开,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“长期驻扎”。毕业后,我选择留在异乡工作,这是第二次郑重地与故乡告别。这次的离开,没有了年少的雀跃,多了几分身不由己的沉重。

工作后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但是对故乡的感情也愈发深沉厚重。每次打电话,父母总说“家里一切都好,不用惦记”,可从他们略显沙哑的声音里,总能听出藏不住的思念。每次回家,发现父母的白发又多了几缕,脊背又佝偻了几分,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些许,心里便满是愧疚与心疼。

现在回去,发现故乡变了,柏油路修到了村口,不少土坯房被贴了白瓷片的砖房取代,家家户户装了自来水,年轻人大多出去工作、创业走了,它似乎在努力地追赶时代,却显得有点手足无措。可无论它怎么变,那份熟悉的温暖从未改变,母亲依旧会做一桌子我爱吃的菜,父亲依旧会坐在院子里抽烟,听我讲异乡的奔波与收获,邻里间的招呼依旧亲切得让人安心。

原来,故乡从未将我抛弃,它早已将它的沉静与坚韧,化作我生命的底色,那一片无垠的、沉默的黄,是我走向社会后,最终可以安放灵魂的、最辽阔的故乡。

如今,我在异乡的城市里,有了自己的事业、圈子和生活轨迹,我在这里“扎根”,但我知道,我的根须深处,永远流淌着故乡的养分。故乡是根,无论我走多远,都无法割舍与它的联结;故乡是魂,无论我身在何处,它都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那些对故乡的思念,终将成为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,它提醒我:无论走多远,都不要忘了来时的路;无论身在何处,故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归宿。

2025:岁月回声

■ 胡世军

2025 年是个特殊的年份,既是我的本命年,又是儿子决战高考的重要时刻,更见证着我和爱人相濡以沫的第二十个春秋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,一个灰色的日子。在井下劳作时,我被钢绞线绊倒,踉跄间摔在坚硬的水泥墩上,左肋不偏不倚地撞了上去,疼痛如潮水般袭来。我停顿了半分钟才艰难爬起,每吸一口气都很困难。后来到医院拍片显示三根肋骨骨折,上天再一次给我敲响了安全警钟。

2025 年 7 月 31 日,儿子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2025 年不仅是儿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也是我们家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。高考首日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躁动。实际上,自儿子三年前踏入重点中学的那一刻起,我们家的高考征程便已悄然启程,只是那时,那份潜藏的焦虑还未像芒刺般刺痛我们的心。前两年,我们仿佛置身事外,话题总是不由自主地围绕着‘别人家的孩子’旋转。幸运的是,儿子的考场就设在本校。免去了奔波劳顿,熟悉的环境更利于他稳定发挥。因此,我特地请假陪伴他度过这场考试——这不仅是儿子人生的重要关卡,更是我们全家共同瞩目的时刻。为人父母,毕生所求不过是孩子能考入理想学府,将来有一份好前程。

读书写作是这一年意外的馈赠。2025 年读了十本书,发表了三十余篇作品,有三篇征文获奖,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伏案的深夜。受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触动,我疯狂地迷恋上写诗,有一段时间,每天都要写一首诗,要不然就睡不着觉。重读那些诗作,稚嫩如初春的嫩芽,却真实记录着灵魂的震颤。文字成了生活的另一扇窗,让我看见不一样的月光。

2025 年是我和妻子相识相知到相爱的第二十年,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路,心中感慨万千,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我们从飘在江南的居无定所,到扎根矿山的有车有房。这一路我们走得很艰辛,曾经有着难以言说的窘迫。我们曾为一桩琐事争执得面红耳赤,亦曾心有灵犀,相视而笑,莫逆于心。正是这份相互的包容与理解,让我们在人生的征途上,以爱为笔,以手为纸,共同书写美好生活,享受着属于我们的幸福时光。对于妻子,我内心充满了愧疚,未能给予她更为优渥的生活。然而,我始终坚信,凭借我的不懈努力,我们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美好。

站在 2026 年的门槛回望,那些疼痛、期待、愧疚与收获,都化作昨日的风景。儿子已经踏上新的征程,我的笔会继续在纸上跋涉,而妻子的笑容永远是我幸福的港湾。岁月以沧桑馈赠我们,而我们却报之以歌。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企业家日报社出版 地址: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琴路 10 号附 2 号 电话:(028)87319500 87342251(传真) 广告经营许可证:川工商广字 5100004000280 四川省东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: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双柏东二街 113 号